

賓
川
州
志

賓川州志

賓川州志卷十二

藝文

易之賁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志之作也始乎星野而終之以藝文非徒以小喻大天人相應凡事類然其理固如是也獨文乎哉我州建置不久文之傳述者尠羅其有裨於政教者載之志藝文

跋龍津小藁

朱官

余守賓川之三年乙巳有客持龍津小藁三冊為給舍何先生之手筆南雋元參汪公序之于茲十有數年矣何為弗梓也客曰何子懼不敢傳也曰立言而必欲傳

之惑也人將信之我固疑之亦惑也自其擇而傳者觀之六經之外皆贅言也自其取善者而觀之聖人亦未敢有所擇也大理為西南名郡而賓為大理劇屬先生耕于賓以進士起家賓之知學至先生而益茂及為諫議為守長聲問籍籍在士林今見其文而後知先生所養淵且正也後之徵文獻者將不在斯乎先生名邦憲字宗尹龍津其別號也安莊新泉朱官跋

當武宗行幸宣府大同累月不返先生三疏奏請廻鑾以定國本消天變安人心保宗社為言忠謹切直聞于朝著惜遺稿殘闕不能採錄

賓川平盜記

李元陽

事有大而眩於利害者以小忽之功有難而明於緩急者以易底之賓川諸箐之盜滇西半省被其患商旅恐旅塗農民怨於野扶老携幼負釜而避匿者相屬於村墟一歲之中益一再焉茲其事大乎小乎國家為之建侯置守築城設衛又為之首領禽捕不已又為之番戍立禦瞿營營不遑寢息茲其功難乎易乎然而禁愈密而盜愈滋法方立而悔已至此其故何哉眩於利害之過也方盜之起也有言勦衆則曰費無從出有言誅勦則曰咎將誰任有言深入則啟釁速禍遂使智者失謀勇者喪氣姑為彌文以徒塞責是故戍禦於百里之外盜逸而禦不知責捕於鄰境之官官旋而盜已出

塞東漏西顧前失後卒之欲省費而費反倍欲省力而力愈勞欲免禍而禍不已故曰眩於利害忽大為小也
皇帝宅位三十有三載憫滇雲之多故悼邊民之未乂擢大中丞豐城二水孫公世祐俾其東鉞開府董治西南以待御懷慶次山劉公涇俾其持斧獨裁觀察風紀二公鄭重臺端協心忠敬蠡茲頑夷擾動西陲公赫斯怒爰整其旅於時飭戎憲副姑蘇周復俊分巡憲副辰盧李樂聞警趨駕同臨其地翕張機要審固謀猷益我中丞公宿監滇藩凡其土人之故智皆已熟悉而我觀察公不挾己長唯義是與爾乃會合總鎮黔國雲樓沐公朝弼疏由上請伏蒙皇上天造神斷特允便宜欽奉

有嚴遂下其議於司道時則方伯江陵陳鉞汝南郝維
嶽章此李冕廉憲漢川周滿大叅長樂林恕莆田陳光
華憲副秀水范之箴德化萬衣考城董漢儒寶應張旦
少叅閩中崔官山陰張輻學憲桂林徐養正僉憲柳陽
歐禮全州蔣賁長州皇甫臨安鮑龍都閩晉安劉綵
辰州賀鳳雲南潘雄後先相繼並預運籌咸謂宜拔盜
本不可循習於是命吏驅兵深入其阻殄絕渠魁草薶
頑梗因彼委積以餉士卒雷騰電掣大宣國威盜乃自
縛角崩稽首不崇朝而反側底定即其隙地據其深阻
建官起署立哨儲倉叅廟宇於巢廬擁衣冠於壇坫動
定互覺歌哭相聞藉其人以為我兵教其幼有同己子

外以糧餉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為之立市以
通有無許以行鹽任其負載自新更始則立罷追之條
足食足兵再下社倉之令集衆長以敷政施厚德以濟
威朞月而已盜化為良焚弓弩而東耒耜行者樂出其
塗去者欣復其業村墟之人理籬柵以防畜踐而夜戶
或至不閉回視城街酋領戍禦之煩更十數年其勞費
殆千百於茲而卒無益於理亂何其為謀之相懸也此
無他明於緩急本難及易也明年夏里居儒紳集而言
曰賴諸公德業餘休與我以安枕願 碑歌頌以垂後
祀會大理郡守重慶馬麟暨諸僚屬詞良法偉績憲章
攸存不有記載將無墜替是用伐石 工勒而存之不

以頌而以述用永憲於將來若夫羣材効能衆心協贊
則府佐馮選知州蕭縉而下文官若干人守脩趙明臣
指揮於鳳朝而下武官若干人應襲立官府同知高德
而下官舍若干人列之碑陰以示勸勵云嘉靖三十四
年歲在乙卯夏六月之望

鄒公平寇碑記

李元陽

萬曆元年巡撫雲南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關西蘭谷鄒
公奉命勦除山寇公恪恭祇懼開閣思繹以謂雲南賊
寇西有鐵索箐赤石崖東有撲剌怙險負固戕害生靈
在昔置衛以防之設營以戍之然皆無効又設監司脩
戎備足疆界以董之隨定隨叛迄無成功豈紀律有闕

歎抑威權弗專之故也今日之事非身任之而誰任乃
集在位監司而告之曰聖人在上萬方有衆罔敢有肆
厥志乃小醜弗靖克蠶滋張人民生業罔能自保及今
弗底天罰後將何極惟執事大夫匡予之不逮諸大夫
曰敢不黽勉以從教令於是密調兵糧指屬所往十月
辛未公單騎遂行道不辟人郵驛之吏不知為公所過
悄然不動一草直抵赤石崖出賊巢之背然後飛檄分
兵如動於九天之上莫測其機維時飭戎則憲副新都
湯君仰紀功則僉憲上海屠君寬也十一月壬午公躬
擐甲胄禡纛嶺巔斬賊魁于旗下金鼓嘈囂上聞於天
旌旗紛纒下蟠於地壯士凜以爭先戎卒奮而競起轟

輶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碌碌磕磕如激水之投深谷
矢鋒雲集炮聲雷鎗金沙之江波濤起立林莽之箐飛
火燭天伏崖密者焚骨縱橫投江流者漂屍蔽浪崖塞
壁立陟之無從賊有儲食恃以為固公令將吏密求水
道而斷之賊多枕粟而死於是因糧於敵遂息負輶之
勞冬十二月丁卯賊既平矣尚存餘糧資我版築乃設
戍守乃作城垣乃建署宇乃成杠梁二百年梟獍之城
一變而為耕耨之場矣初公之誓師也申訓有曰人為
萬物之霸夷亦人也以無教而驕恣得罪于天在法無
赦今雖多方殄殲若撫馘鷄弗使傷無辜以昭帝德時
乃有功汝弗祇承法亦無赦汝其念哉嗚呼斯誓也仁

人之言也故揮鉞之下恆存不忍人之心生生殺殺惟
法是循功竣而不矜事險而無咎一時布政左使成都
桂君嘉孝叅議錢唐馮君子京嘉興卜君相憲副長樂
陳君洙僉憲彭澤畢君天能雞澤田君應弼諸大夫動
靜雖殊莫不各以其能先後從事奏凱之日節應中呂
告于山川歛至論功以聞於天子粵稽趙充國在漢先
零猖狂帥師往攻料敵制勝遂克西戎楊子雲作頌以
美之以今較之公子充國未足多讓而歌詠不作將為
闕典是以不揆蒙陋輒括耳目之所睹記撰詞一篇以
脩太史氏之採錄且示諸夷永以為戒云其詞曰
聖人御極憫此含靈爰命卿佐維國之禎視此南服時

靡有爭何物承唾乃干我兵肆

聽興師徂征龍盾

鳳旂山摧海傾甲士雲集颼動天聲賊膽既破東西震
驚百年集寇一朝以平氛祲鬱翳豁然朗清地同再造
人乃更生惟茲賊土毒於炮虎屢征不尅憚彼勁弩我
公英武談笑揮麈俘馘如神成千一鼓西寇既攘東寇
來王彼阻彼險黷夷之行我公功德山高水長金鏡雖
堅有時而剝方隅雖明有時而眩我公觸邪始終不變
是曰定力亦曰定見公立朝堂請斬佞臣以斬佞手加
彼頑民勢如摧枯孰敢不馴尾大不掉鎮臣逆暴公能
拔山力為帝告舉而擲之寘於它壘以靖四方孰敢有
傲公無町畦四海為家規模郭落渾渾無涯政舉大綱

萬目無差文武才畧衆口非夸駢駢四牡六轡在手凱
歌而旋相相赳赳赤帝相圭行當公右播之聲詩用傳
弗朽

平南集序

李元陽

平南集者紀武功也大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雲南
削平夷寇師旅之間不廢文雅或形諸吟詠或見於品
題諸所著作流傳人口及凱旋之日列郡大夫士歌頌
功德或勒銘以傳或鋪叙以贈各言其沾沐庥庇之懷
不一而足有儒生者集而為帙欲陽一言以弁陽既卒
業乃仰嘆曰天之愛下民於氣數欲亂之時常挺身彌
亂之人以豫焉之所不然生民之類糜爛泯滅靡有子

遺矣吾南中郡縣與蠻夷雜居其負險阻恃獷悍以戕
害生靈者往往有之然未有如錢索赤石崖獬獬諸夷
之甚者嘗聞父老曰此數種夷初時盜取田木而莫禁
也乃盜野牧之牛羊又無禁也則闖人之戶而掠其有
又無禁也則當孔道殺行旅而奪之貨既而虜男女要
令賄贖既而剖孕婦烹孩童初時三三十人為黨既而
百十為羣既而千既而數千橫行州縣造偽印馳反檄
武吏戍卒莫之敢櫻嗚呼尺蠖穿隄能漂一邑寸烟泄
突致灰千室南中夷寇之作豈非務為姑息不能防微
之所致乎公初下車察見其狀驛聞於朝赫然震怒誓
不與此賊俱生冬十一月壬午大奮其旅直擣赤石崖

遂襲鏡索川斬馘渠魁擒俘巨寇破其巢穴焚其林麓
第其罪惡之輕重而生殺之春二月丁未東征撲獒賊
方猖獗而王師忽臨賊衆自相蹂踐元兇百二十人一
時授首維時孟夏西賊既寧東寇亦滅雖有一二餘孽
鼠伏喙奔大勢既定餘無能焉奏凱而旋萬民歡悅山
川草木皆有榮輝豈非天愛斯民挺生忠烈莫特之士
不先不後適當其時以彌禍亂而拯斯民于水火之中
耶嘗試論之治亂安危雖闕乎天運亦係乎人事南中
自此不厯主上南顧之憂其端在此二三子之輯為是
編所以警姑息而勵匪躬其于王道非小補也故不辭
而為之序

洱海兵備道錢索箐軍營聽壁記 李元陽

明制雲南為四兵備道以按察副使受勅為之道部府
有多寡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兵備道焉洱海
一道部府州獨多府州犬牙相入之處監司所不臨守
令所不至其蠻夷種族不一統名之曰蠻蠻性獷悍業
習強弩以毒塗矢鏃中人立死莫敢櫻其鋒部落七十
餘而錢索箐赤石崖其魁也地屬賓川州而蒙化姚安
楚雄諸郡咸被其害始而劫掠商賈中而焚虜村屯既
而族黨日衆所過殺人無厭孔道之上橫行自恣輒憶
經由非哨望擁護則不可行郡縣自城郭之外凡有室
廬田土者自一尺以上皆輸穀麥與賊以丐寬免家畜